花季雨季

拯救“失语”婚姻

戴义明

小王结婚有三年了，也不知什么原因，这阵子小王忽然话变得少了，尤其在自己的妻子跟前。妻子小红看在眼里，心里就嘟哝着，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？还是他在外面有了……小红越想越怕，越想越着急，当然也多次询问小王，可小王就是缄口不言。

小红暗地里找了心理医生，心理医生告诉他，这是婚姻“失语症”，患上“失语症”的原因很复杂，有生理原因，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哈赞在用两年时间调查5000对夫妻后得出结论：“爱情保鲜期只有30个月”；有观念的误区，许多人认为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一旦结婚了，恋人的角色就要转变为亲人的角色；有缺乏沟通技巧的，一方说了，总以为自己说错了，另一方也听不惯，所以他们相信“沉默是金”这句话……

婚姻“失语症”的表现很多，最共同的就是夫妻之间不肯多讲话。有话情愿找自己的朋友说，也不愿跟对方说。有事心里情愿闷着，可和朋友同事打起电话来，一聊就是个把小时。当然，婚姻“失语症”也有轻度、中度、重度之分。轻度的觉得说话无趣，大家都沉默着，少了婚前的激情和浪漫，大家都各自按部就班地生活着。重度的就发展到吵架后的冷处理，有时变得非常客气，少了以前那种自由自在的交谈空间，甚至让人充满了窒息感。

其实，要拯救失语婚姻很好办，那就是共同面对现实，要知道爱情不可能永远活色活香，因为现实的生活琐事，就像灰尘一样扑面而来，难免会让我们惊慌失措。《印度的密教经典》中就告诉了我们的爱情智慧：“找一个你爱聊的人结婚，因为当年龄大了以后，你会发现喜欢聊天是一个人最大的优点。”当你尝试着去说，去聊，你会觉得婚姻中的“失语”之冰就会被你融化。

小红听了医生的一番话，觉得婚姻中的爱情真的要保鲜，它就像一棵大树，需要夫妻两人的耐心，时时刻刻为之浇水除虫，才会使它蓬蓬勃勃，生机盎然。

本版插图 涛 涛

人在途中

追求无憾人生

黄凤婷

我是陪母亲到小区晒太阳遇到这位花甲老人的，她和母亲很投缘，认识不一会儿就拉起家常来！之后，我也试着和她交谈起来，从她的话语中我了解到她曾是一个非常热爱文学的青年，只可惜，为了家，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将自己的梦想丢失了！谈到那些逝去的光阴，谈到那些永远不再来的岁月，她眼里满是遗憾！“哎！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我也没那个精力了！我儿子曾说，送给我妈妈最好的礼物就是书，我最爱读书啦，家里有好多书呢！”

“我家里也有好多书呢！我也特别爱看书！知道吗？自从我看过《唐山大地震》后，我就想开了，人的一生真的很短暂！要及时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！不让人生有遗憾！”

“是啊！我真是没那个命啊！我刚好退休了有一点空闲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可惜把腿摔了，每天都按时喝药，有时要花几个小时做理疗，还要花时间外出练习走路，还有家里人来客往的要招呼的，哎！现在又没那个时间与精力读书了！”花甲老人感叹到。

我无语，我沉默着！我也是爱读书的人，我也知道读书是要时间与精力的，好的作品，更是需要静下心来读！

“我年轻的时候啊，特别喜欢文学，每天忙完家务，就拿出书、笔与纸读啊写的，我家里还有我原来摘抄的好几本笔记本呢！那时，我每晚都是十二点钟睡呢！要是那时候不放弃文学，现在可就不一样啦！”老人谈到逝去的那段岁月，脸上有了光彩。阳光照在她的脸上，她的脸上有淡淡的笑容。我能想象到，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忙完家务，待家人休息后，端坐在桌前，翻开心爱的书，时而沉思，时而记下一些感想，任时光流转的情景是多么幸福啊！

“我现在不会玩电脑，过不了这一关，其实电脑上可以学到好多东西呢！可我最受不了在网上看那个电子书唉！眼睛受不了，老啦！”

“你可以拿书本看啊！”

“可惜别没时间和精力啊！对了，我出来好长时间了，我要回去了！”说完老人转身走了，我站在阳光里目送老人，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上，深深地刺伤了我的眼睛！是的，总有那么一天，我也会有一头花白的头发，也会走路不再矫健，我的脸上也会多出数不清的皱纹，我也会有诸多往事值得回忆。而此时的我，只想抓紧时间做我最想做的事，和我最爱的人在一起，度过平凡的每一天！

人生的路上，我们走走停停，我们捡拾一些东西，又无情地抛弃一些东西，然而，在我们的生命里，一定有我们一直最不忍舍弃的东西，那么，请你一定要好好地坚守那些东西，因为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珍贵的又永远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！

心灵驿站

快乐就好

程勉学

我爱好写作，退休10多年来，在省内外报刊上虽也发表了一些“豆腐块”，但发稿率太低，还有很大一部分文稿深藏闺阁人未知。为此，我很苦恼。

一天，好友郭君来家小酌，三杯酒下肚，便说出了我心中的苦恼。郭老是位知名的教育工作者，他听了我的诉说，指着阳台上一株茂盛的花问：“那是盆什么花儿？”我用眼瞟了下说：“那不是昙花嘛！”郭老笑了：“对，是昙花儿。可这昙花有个特点，总在夜间开放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说“不知道。”

郭老呷了一小口酒，笑着说：“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，可见它开花不是给别人看的，而是取悦自己！”我不禁吃了一惊：“取悦自己？”郭老笑道：“是啊，白天开放的花，一展芳容，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赞赏，而这昙花，在无人的夜晚依然开放自己，芳香自己，你说它不是为了取悦自己让自己快乐是什么？”

郭老见我似懂非懂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，醉心于鲜花和掌声的小神童仲永，像一颗流星，在人类文化的天空中一闪即逝，而耐得住寂寞的托尔斯泰和贝多芬，却以他们的传世之作长久地占据着人类的精神领空。真正大智慧大才华的人，必定是低调的。智慧和才华就像悬在精神深处皎洁的明月，照彻了他们的心性。他们行走在尘世间，眼神是慈祥的，腰身是谦恭的，心地是宁静的。正所谓，大智慧大智若愚，大才华朴实无华是也。

郭老的话言远意近，犹如春天里的一束阳光，使我感到心里一下亮敞许多，我说：“我懂了。一个人，不是活给别人看的，而是为自己而活，要做一个有意义的自己。”郭老笑着点了点头，接着说：“一个人，只有取悦自己，才能肯定自己，不放弃自己；只有取悦了自己，才能提升自己，充实自己；只有取悦了自己，才能关心他人，影响他人。再说，现在我们都老了，在许多时候，是应该为我们自己做些事情了，只要我们自己感到高兴快乐就好！”

人生感悟

选择性记忆

晓 栩

如今的我守着一间店，过着衣食无忧的闲适生活。曾有不止一个朋友问过我：为什么你过得这么开心，难道生活里真的没有烦恼和伤痛吗？我答：怎么可能没有，不过我习惯选择性记忆，把那些艰辛和痛苦用记忆的筛子过滤掉，留下的便全部都是幸福和美好，所以我能更快乐。

想起自己曾经那些被贫穷煎熬的日子，现在心里也是酸涩的。记得那时我刚刚嫁到这个读书和工作的城市，就遭遇了下岗。陌生的环境和渺茫的未来，让我来不及体会新婚的甜蜜，就急匆匆地踏上了求职之路。尽管丈夫用他全部的爱，尽力宽慰着每天都焦灼、沮丧的我，我还是看不到一点希望的光亮。与现实生活的困境比起来，爱情已经变得微不足道。毕竟我才刚刚24岁，难道未来就这样靠着婆家的接济过活吗？

因为学历低、人又腼腆窝囊，很多工作的机会我连尝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就放弃了。大概因为心理压力过大，不久我开始出现了抑郁症的症状，莫名忧虑、不惜伤害自己，甚至想到过自杀。看着我被自己折磨得日渐憔悴的样子，家里人都特别心疼，于是商量着帮我租间房子，开个小商店。赚多少钱没关系，只为让我有点事做，他们怕我再这么下去真的会出事。

于是我有了第一间店，那是路边的一间15㎡的铁皮活动板房。丈夫简单地把这间长筒式的屋子中间隔开，外面12㎡做营业区、里面3㎡做生活区。除了一铺小炕不能压缩，我家全部的生活用品都是吊起来的。地上被一个生火的炉子占去大半，余下的方寸仅够回身。并且那间房因为墙体太薄冬冷夏热，冬天的寒夜一杯水也会冻透。夏天我们要到午夜以后，才能进去睡觉。因为外面的温度已经降至25℃，屋里面却还是38℃的高温。

即便如此，一年以后我的女儿，还是在这个简陋的家里出生了。这个天使一样的孩子，喜欢用她柔软的身体紧紧地贴着我，清澈、甜美的眼神里满含希望。她的到来让我浮躁的心顿时安静下来。时刻提醒自己是一个母亲了，该对生活有信心也该更坚强，不然我拿什么给孩子美好的未来呢？即便这样清苦的环境里，小东西照样长得飞快，3岁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勇敢了。每次我被家里无处不在的潮虫子、蚰蜒还有很多奇怪的生物，吓得惊声尖叫的时候，她竟能气定神闲地帮我处理掉。

就这样，我们全家人同心协力地奋斗着、坚持着，终于在6年以后买了一处大房子，告别了那段艰苦的岁月，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活。同时这些经历也让我学会了遗忘忧伤和痛苦。我希望自己和家人的未来过得快乐幸福，又何必保存那些不开心呢？如果你记忆里也有放不下的烦恼，那么不妨学学我的办法，也做选择性的删除吧。

世相百态

读书没用心

陈 程

儿子贪玩，读书不用心，放学后经常作业撇到一边，撒腿就跑得没个影了。昨天下午儿子正在与小伙伴酣战，又被我逮了个正着。

我气不打一处来，揪着他的耳朵将他拉回了家，接下来免不了一阵暴风骤雨。训完儿子后，我感到口干舌燥，全身乏力。可儿子竟没事儿一样，气定神闲，面带微笑，说：“老爸，累了吧，我帮你倒杯水吧？”我气不打一处来，正想再次发作，儿子赶忙一边高举双手，一边油嘴滑舌说：“别……别……别，老爸别气……以后我坚决听你的话，做你的好儿子！”接着急忙取出作业本，写起作业来。我搬个凳子坐在一旁监督。

可才写了几行字，儿子手中的笔就停了，嘴里发出“嗤嗤”的笑声，然后转过脸对我说：“老爸，看样子你当年读书也没用心！”我一愣，儿子接着又说：“你要是用心读过书，就不会采取这种劳而无功的‘暴君’政策来教育我了！”

正在这时，老婆从厨房里走了出来，闻听儿子的话，不禁哈哈大笑，对我们说：“我看你们这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旗鼓相当、半斤八两……”

老婆还没说完，儿子就打断她的话：“老妈，你当年读书一定也没用心，要不，半斤明明是五两，你怎么说成是八两呢……”

城市空间

何时相见

刘庆明

我刚要登上南下的列车，就在此时，一列开往重庆的火车徐徐驶入车站，我突然发现窗口里映入一个熟悉的面容，我止住了脚步，仔细一看，是她，就是她！

是我分别了二十年的恋人芳菲呵！多少回梦里梦见你！我向她招着手，此时她也瞧见了我，她拉开了窗玻璃，伸出手向我招着。

我奔跑过去紧紧地抓着她的手，两人的泪水止不住地流！所有的话语都在这紧紧握手里！

二十年没了音讯！此时我知道她的心和我一样在怦然跳动！列车乘务员在催着还没有上车的乘客赶快上车，我依依不舍地松开了她的手，登上了列车。

列车开动了，我们相互招着手，泪眼模糊了，别了，我最心爱的恋人！是不是有情人注定不能成眷属？

当时我和芳菲恋爱到了快结婚的时候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我们还是分手了。后来她远离了家乡去了重庆，以后我们各自有了家，为了不伤害到自己的家，我们有一个约定，我们不通信，不通电话，不联系，就连号码也更换了，永远把这份爱埋藏在心底！

如今偶然一见，又激起了爱的涟漪，那是刻骨铭心的爱，那是到死也不会忘记的爱！我不想再揭起爱的伤口，因为爱却没能让我们走到一起，实在是让我们心痛。

今生今世注定我们的情缘只能这样短暂一别，然后天各一方，谁也不认识了谁，似乎成了陌生人，我们双方用自己的道德筑起了防线，但我们双互的牵挂彼此都能从心灵里感受到，而我们内心的煎熬又有谁能知晓？

爱这个词汇，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，时不时地在刺着我们的心，只要我谈到爱，就会自然想到她，我的心就会隐隐作痛，心爱的人啊，早已成了别人之妻，我也成了人家的丈夫。

尽管我们约定不再联系，尽管我们在外界看来是陌生人，但我总在期待着我们在什么时候突然又能见到！

心爱的人啊，我们何时还能相见？

李先后一下摔开她抚摸自己的手走开，转眼就穿上衣服，找出烟大口吸着。她这才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也只好忙回身去卫生间冲了一个热水澡，找出性感而漂亮的睡衣穿上。扭扭捏捏地走过来，半是撒娇半嗔怪半跪在他面前拍着他的脸说：“亲爱的，我不好吗？”

李先后并不领情，指了指旁边的沙发说：“你去那坐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“说什么，我要坐你怀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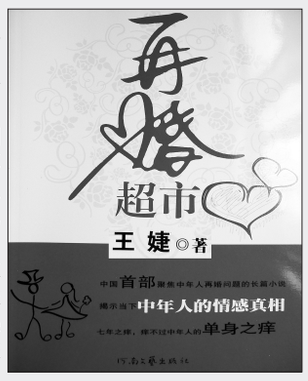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听清了，我要离婚！”他狠狠地把烟头按到烟灰缸里。

姜倩丽一下子傻眼了，她忙跑去紧紧地抱住李先后，声泪俱下地哀求道：“我不让你走，请你留下来。”

“不行，我主意已定，你别这样。”

“我为了挽留你躲出去这么久，又为你在上海花大钱美容，这一切难道都是徒劳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一个人再美，只要对方不爱她，那也是无用的；再丑的人，爱她的人看她时都是美的。”



“我的好老公呀，你也是过来人了，谁家的烟囱不冒烟哪，天下哪有夫妻不斗气的，我们就那么一点点小矛盾，我也反复跟你道过歉了，又为你煞费苦心地这样那样做，你就是铁石心肠也让我暖热了，怎么我就留不住你呢？”

“你不用留我，更不用再费任何心思，我去意已定，谁也不能让我改变。”

“这么说我们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，那么我就是不同意离婚，有本事你去法院告吧，对，就在你们院起诉吧。”

“你也是个小领导，我们都要点面子吧，还是协议离了吧，谁也别伤害谁。”

“你还知道面子？我们三月份认识，四月份同居，五月份结婚，七月份我去了上海三个月，我刚回来呀，难道我们就去离婚？就算是有点矛盾，那也是正常的夫妻磨合期，时间长了，互相了解溶入了对方，那时自会理解容纳了对方。如果到那时你还坚持离，我也没意见，希望你给爱一点回旋的余地，给我们一个转身的空间。”

“我没说我没有缺点，我们结婚，我没有送你贵重的钻戒，婚后没有把所有工资交给你，但是我给你的钱已经不少了，你也有工资，你给我买过什么？”

“你是男人，买起猪围起圈，娶起老婆管起饭。这是千古传下来的老理儿，你竟然还有脸说这话？”

“我就是这样说了，我养不起你也不敢要你这样的老婆，离婚，总行了吧？”

“离就离，谁怕谁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你死了，地球一样转！”

女人部落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（一）

单位通知杨冰倩去参加一个“肝胆中西医结合”学术研讨会，会期一周。她匆忙到火车站排队上车时，才知道这次会议是她和方可曾一起参加。冰倩想想也是，人家是正儿八经的专家吗，哪能少了他呢。

方可曾很不客气地拿过冰倩的旅行箱，冰倩见他这么执著也就没再让，她只得也接过他同时递过来的火车票，背上小坤包走在前面。当他俩一起进检票口时，人家看了看他们，冰倩猛然觉得，他们犹如一对情侣或夫妻，心里的想法不免让自己脸红。

“听说你在整理杨老从事中医事业以来的中药方子，这可是一项医学大工程啊，你感觉怎么样，很累吧？”刚坐定他就说。

“还好，反正院长也没给我限制时间，我也会偷偷懒。”

“这种事，是没法限时的，你也明白，一个方子，可以一分钟就明白，另一个却有可能几天也明白不了，尤其是中医，太博大了。当然我是外行，在你面前这样说有点班门弄斧了。”

“哪里，我也是刚入门，以前也是西医，命令使然，只得改嫁。”

“不，是嫁接。”当他注目冰倩时，冰倩早已红了脸，因为话说得急，竟然说出了改嫁这两个字，以前不在意这方面的事，现在不同，忽然说到自己的痛处，而且是自己脱口而出，她后悔极了。

“中西医结合，虽然不是你开创的先例，就目前在国内来说，还是很重要，对世界也还有着深远的意义。估计这次的会议一定会涉及这个主题，你是我们院最有权参加的。”

“你才是呢，我差远了。”

“大家彼此各有所长吧。咱们现在是朋友，不谈工作了，好吗？”

“我先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吧，到目前为止，咱们医院只有院长知道我一些情况，可男人与男人之间是不可能谈那么细，所以他也不很了解我，那么，我就先让你了解了解我吧。”

冰倩有点奇怪，只得顺水推舟说：“谢谢方博士信任。”

6

连 载

“唐唐爱吃是因为它好吃，我请你是因为它三十八一块。”我纠正他。

“为什么要请我吃三十八一块的蛋糕？”

“我们店里同样体积的蛋糕它最贵，哈哈！”

“我要是你，我就请自己吃同样价格中体积最大的。”

我作人生导师状对他循循善诱：“咳，大家这么熟，别太看重表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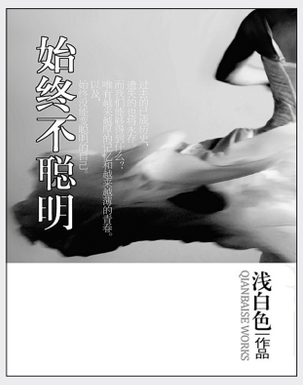
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：“大家这么熟，别太看重价钱……”

话音还没落，他抬起手碰了碰鼻翼，抬头看看天又再看看我。此时，我也感觉到有水滴无声地落在耳边。

居然下雨了！

周围除了树还是树，只有索道站在百米之外遥望着我们。我拍了他一下，自己先抬脚往索道奔去：“走啊，坐索道下去！”

身后的黎靖伸出右手遮住我的头顶，大而稀疏的雨点一颗颗在地上砸下了湿润的轮廓，我们在云层的注视下钻进索道站，坐上了高悬在半空中的双人椅。



这一刻，整座城市从身边消失了，只剩下耳边的雨声、树叶的低语和彼此额头上的水珠。

我们悬在半空中，朝脚底下这座湿漉漉的城市缓缓降落。

他额发上的水珠轻轻地顺着脸颊滚落，绕过微笑的嘴角，纷纷跌进衣领。

“沙子、时间，还有雨中的树，以及我为之活着的活生生的一切，无须走那么远我就能看见它们，我看见在你的生命里有着活生生的一切。”他轻声背诵。

是聂鲁达的十四行诗。

“你也喜欢聂鲁达？”我问。

“所以我们才这么熟。”

“所以你才留意到我看《邮差》？”

“嗯，我看过好几遍，斯卡尔梅达写的聂鲁达特别真实。”

“嘿，那你一定要看那部聂鲁达的传记电影……”

这场感冒延续了将近十天。好在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比较闲，没有客人时还能抱着电脑做做翻译。

施杰收到公司比稿中选的结果后激动得连电话都不打，抱着一大束花飞车冲到店里，来给我送新鲜出炉的合约，临走时还在街边收获了一张罚单。

看他那顶价格不菲的黑色礼帽下面爬满小汗珠的额头，严重堵塞的鼻子让我想笑都笑不出声，差点憋坏。

末了我送他出门口，他从雨刮器下抽出那张新鲜的罚单，摇摇头：“唉，一不小心又是二百。”

“不只，加上花有三四百了吧？”我笑他乐极生悲。

施杰顿时一愣：“我那花……”刚说三个字就立刻打住了，典型的欲言又止。

“花挺好看的。怎么了？”

“那花，我是说，你觉得啊——那花看着真像买的？”他挠挠头。

我小小吃了一惊：“不然哪来的？”

“我一枝一枝摘下来的！绝对不是花店里的那些温室花，全部产自我家花园。”

“我说这些花怎么看着有点不一样呢。”刚才那束香雪兰的确是有点与众不同：花瓣没有被洒上水滴，枝叶也没被修得一干二净，不似花店那些笔挺挺的花朵。卖相并不那么美，但一朵朵都开得生机勃勃。

施杰笑了起来：“都是我妈没事儿在院子里种的。还有香槟玫瑰和月季，等开花了再给你摘点儿。隔壁邻居看到我们家月季，还以为是粉玫瑰呢，哈哈。”

在寸土寸金的帝都能有屋前有花园住的，看来眼前这位青年才俊毫无疑问是个富二代。我对富二代没有多少好感，好在施杰看上去还算是个努力工作的富二代。

看他坐进车里关好门，我挥了挥手：“不用那么麻烦，今天谢谢你了。路上小心。”

这个月中旬，店里将有一次旧书和旧物的交换活动。布置着黑板，我想起家里那一纸箱上段感情的遗留物件。当年离开重庆时确实曾有过不舍，因此带走了那些年那个人曾送我的礼物：重到一枚钻戒、轻到一双毛绒手套。我已记不确切当时收拾行李的心情，只记得自己带走了半箱子往事，搁下了与他的未来。

两年过去，那些东西一直躺在床底下的纸盒里，我再也没有翻过。

不如趁这次给它们找新主人吧，让它们也能重新再活一次，像从未承载过任何回忆一般。

布置完黑板，整个人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轻松。

我想起今天还约了黎靖，算是庆祝新书稿正式签约。

5